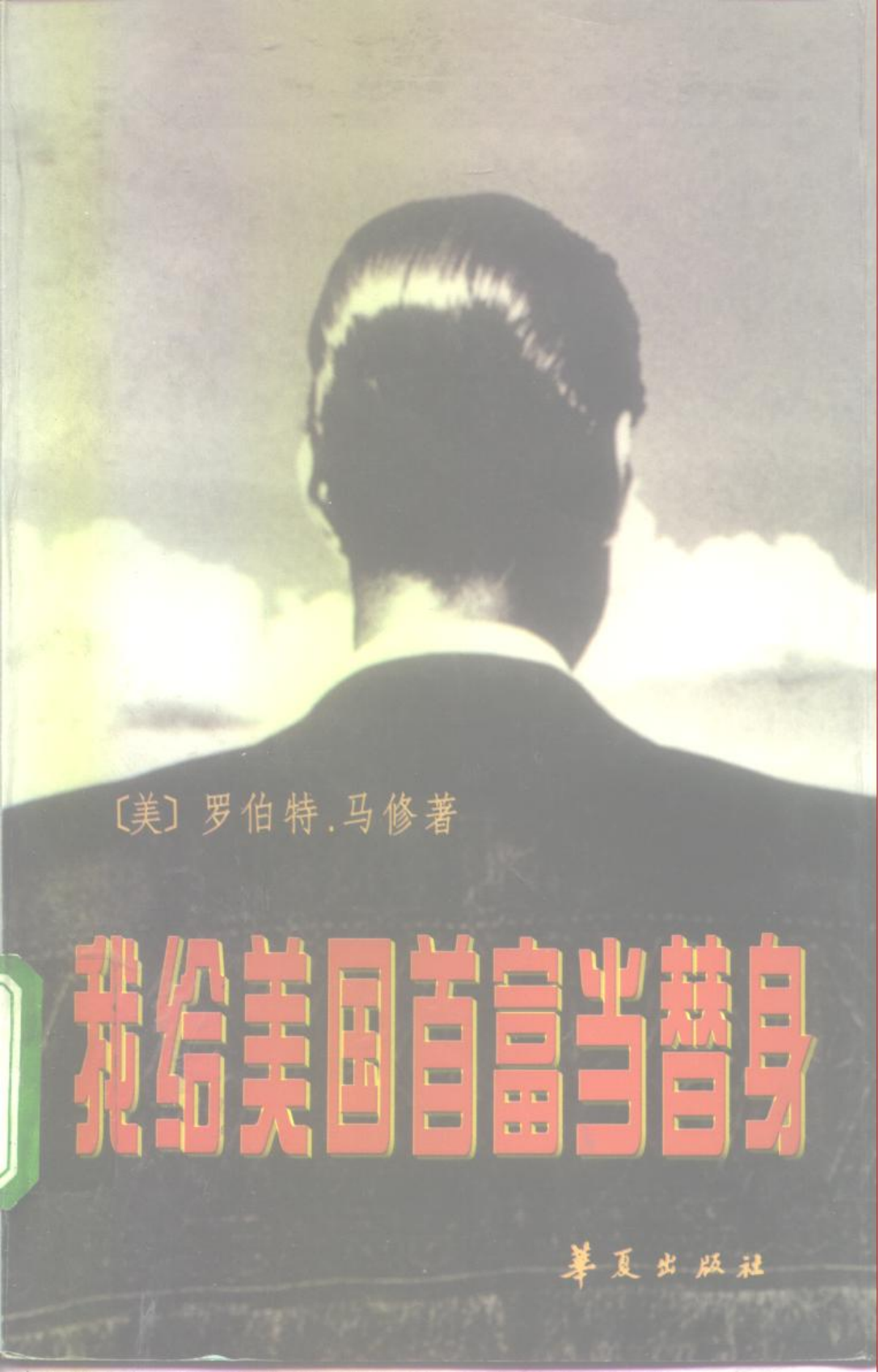


The background of the book cover is a photograph of a man in a dark suit, seen from the back. He is looking out over a landscape with a bright, hazy sky and some clouds. The lighting is dramatic, with the sky being very bright and the man's suit being dark.

〔美〕罗伯特·马修著

我给美国首富当替身

华夏出版社

我给美国首富当替身

[美国]罗伯特·马修 著

赵苏苏 王立娟 薛雯 译

华夏出版社

1996年·北京

引进著作权登记号图字 01-96-035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给美国首富当替身/(美)马修(Maheu, R.)著;赵苏苏等
译. - 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6.4

ISBN 7-5080-0964-9

I. 我… II. ①马… ②赵… III. 马修, R. - 生平事迹
IV. K837.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06128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房山区先锋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8.375印张191千字4插页

1996年4月北京第1版 1996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定价:13.8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制、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1. 作者两岁半时



2. 作者与伊维特结婚
(1941年7月27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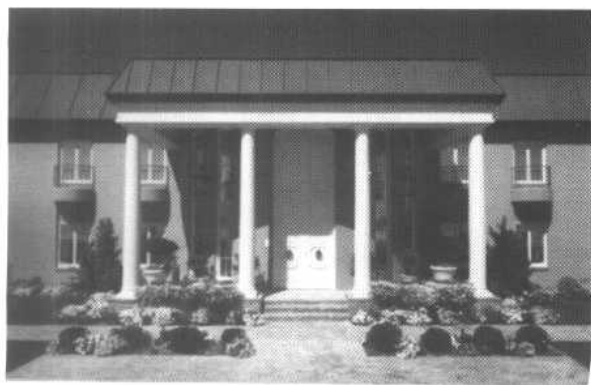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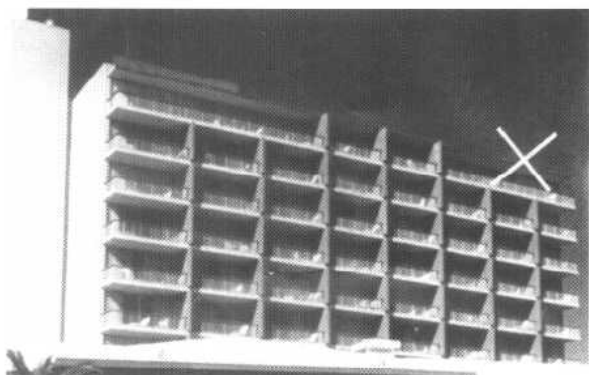


3. 作者在联邦调查局担任特工，图为作者在打靶(1946年)



4. 休斯的好莱坞律师格雷格·鲍策(左)——好莱坞最有权势的人，到作者在加州太平洋断崖的家中参加马修夫妇25年结婚庆祝会(1966年)

5. 拉斯维加斯沙漠饭店，休斯和他的侍从包下了顶上的两层，划叉处为休斯所住套间



6. 作者在拉斯维加斯的住宅“小凯撒宫”



7. “小凯撒宫”的后院



8. 时任加州州长的罗纳德·里根和内华达州州长的保罗·拉克索尔特前来作者的办公室(1968年)



9. 作者家四世同堂：作者的母亲、儿子彼得和孙子小彼得(1966年)



10. 时任休斯
内华达公司总裁的
作者(1967年)

11. 作者夫
妇近照，经过
几十年的风风
雨雨，仍旧相
爱如初



12. 马修夫
妇与北京国安
广告总公司总
裁鄢钢(左2)、
译者赵苏苏
(右1)在一起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从埃尔姆城到金合欢街	(15)
第二章 给“老爷子”当差	(51)
第三章 尼克松竞选,政治和权力	(72)
第四章 目标:菲德尔·卡斯特罗	(100)
第五章 让步	(125)
第六章 进军沙漠	(140)
第七章 天堂里的烦恼	(166)
第八章 金元浊流	(185)
第九章 坠入黑暗	(217)
第十章 重见光明	(240)
我所认识的马修(代后记)	鄢钢(261)

序 言

1970年11月26日(星期四)

感恩节。我手里握着餐刀正在切火鸡，忽然听到了那句永远地改变了我的生活的話：

“老爷子不见了。”

这一天，我刚刚和家人来到内华达州查尔斯顿山的别墅。我们是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劳伦斯·奥布赖恩一家乘坐休斯公司的直升飞机来的。奥布赖恩是霍华德·休斯的政治顾问，专门负责税务法问题。尽管我很早就是一个共和党党员，而奥布赖恩是一个坚定的民主党人，可我觉得奥布赖恩是我有生以来遇见的最诚实、最可靠、最可爱的好人。所以，我一听说他要在拉斯维加斯过感恩节，便马上邀请他一家务必到我这里来。

我们的感恩节安排得不能再好了！下厨是我的一大乐事，我已计划好亲自监督每一道佳肴的烹饪：土豆泥、萝卜、豆子、煮洋葱、家制草莓酱、各式各样的馅饼，还有一只30多斤

重的大火鸡！这个感恩节将同我小时候在缅因州过感恩节一模一样。说实话，我比我的孩子们还要兴奋，直到那个电话打来。

我刚刚从烤炉里取出火鸡，电话铃就响了起来。是杰克·胡珀从拉斯维加斯城里打来的。杰克是休斯内华达公司保安部的负责人。他过去在洛杉矶警察局工作，退休以后组建了贝尔埃尔巡警队——一个专门为洛杉矶的富人和富人区巡逻的私人保安队。

杰克瘦高个子，天性快乐，很少发愁。可他现在却不能不发愁了——他刚刚弄丢了我们共同的老板——全美国最富的一个富翁。

“什么？老爷子不见了？”我焦急地问。

大家都坐在离我不远的餐桌旁。我极力克制着自己不要大喊大叫。这很不容易。

“休斯先生离开了他的阁楼，”杰克解释说。他所说的阁楼是拉斯维加斯沙漠饭店顶层上的霍华德·休斯的套间，这个套间既是休斯的住所，又是他的办公室兼私人医院。“他的随从也都不见了。我们不知道他们到哪里去了。”

我很长时间说不出话来。无比震惊。要知道，自从我把霍华德·休斯的指挥部从洛杉矶迁到拉斯维加斯以后，四年来他从未离开过沙漠饭店。为了安全地蛰伏在九层楼的这个套间中，老爷子牺牲掉了金钱、权力以及其他许许多多东西，甚至也牺牲了他同琼·彼得斯的婚姻。

更要命的是，休斯已重病一月有余。他得的是什么病谁也不清楚，可他的私人医生哈罗德·费克斯大夫明确地告诉我，老爷子病得很重，即使把他转移到一所当地的医院，也是非常危险的。

然而杰克·胡珀现在却打电话告诉我，休斯与那些伺候他

吃饭穿衣、控制他所有通讯联络的侍从们，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突然都不见了，没留下任何去了哪里和为何出走的痕迹。

我手握电话筒，心中产生出一种许多警察执行逮捕任务之前都会产生的那种情绪——既不是害怕也不是惊恐，而是一种更为微妙的感觉：心里有些发虚。这种感觉是因为意识到自己即将面对着危险，却不清楚危险究竟有多大而产生的。我知道这次面对的危险不是闹着玩的。

十五年来，我一直是休斯最信任的亲信，我参与了他几乎所有的生意运作，我实际上就是他的替身。休斯想开除某人的时候，我就去下开除令。他想就某桩生意进行谈判的时候，我就出面去讨价还价。他不得不去哪儿的时候，我就代替他去。我是他的眼睛、耳朵和嘴巴。我替他会见各公司的老总，替他出席各种委员会的会议，替他招待名人和阔佬。那是早在1957年在巴哈马群岛时，我俩通过电话达成的这一默契。是休斯主动提出这一建议的，因为他越来越需要清静。

这种默契给了我无比巨大的权力，特别是在拉斯维加斯期间。到了1970年，休斯已经拥有七个赌场和五家饭店，并且正在谈判购买更多的赌场和饭店。但是买赌场饭店对他来说只不过是打小闹。搬到拉斯维加斯后休斯便开始无休止地买这买那，到现在，他在内华达州的财产已多得数不清，其中包括飞机场、公司实体、牧场、私人住宅以及拉斯维加斯许许多多尚未开发的土地。

他实际上成了拉斯维加斯之王，而我作为他的代理人，则替他头顶着王冠。

我们的默契是，休斯鼓励我彻头彻尾地代替他。他告诉

我,如果我真是他的好替身的话,我就必须按照人们想象他应该过的那种生活方式来过日子。我谨从尊命。我一天 24 小时可以随时动用喷气飞机、直升飞机和豪华车队。我在沙漠饭店的高尔夫球场有一幢住宅,在拉斯维加斯郊外有一幢两层楼的山顶别墅。我自己专有一个酒窖,里面的酒大都是罗思柴尔德男爵供应的,我办晚会请客都是由休斯自己的饭店里最好的厨师来掌勺。我的年薪超过 50 万,而帐上的钱随我怎么花就怎么花。

我认为自己绝不是赌徒或色棍,绝不是对什么事能轻易上瘾的人,但是权力却是世间最具诱惑力的。60 年代末,霍华德·休斯算得上是全美国最富有、权力最大的一个人了。通过休斯,这些权力大都掌握在我的手中。

休斯既然可以心血来潮亲自授予我这么大的权力,他也可以随时心血来潮亲自或假他人之手剥夺掉我的这些权力。因为,尽管我控制着休斯的帝国,但我却根本控制不了他这个人。事实上,我从未面对面地见过这位老爷子。

这是休斯本人的意思。他坚信,我若是代表他的利益代表得好的话,就得心里把他想成是三四十年代时他春风得意时的样子——英俊、仁慈、健壮,而不是五六十年代时他那病病歪歪、卧床不起的样子。所以,尽管这些年来在拉斯维加斯我俩彼此住得这么近,尽管我俩无休止地相互用纸条传书,在电话中频频交谈,但我俩却从未见过面。

负责照料休斯生活起居的人是弗兰克·威廉·盖伊。每一个故事里都会有一个坏蛋,我可以毫不迟疑地说这个故事里的坏蛋就是比尔^①·盖伊。身材瘦高的盖伊毫无幽默感,就像

① 威廉的昵称。——译者注

狄更斯笔下的希普^①——“永远那么谦卑”，直到你忽然发现自己已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中。

我刚开始为休斯工作时盖伊就已经是休斯的谄媚者了，但是休斯总是给盖伊的野心泼冷水，他不相信盖伊的能力。60年代时休斯对待盖伊就像是对待太监，只让他照顾照顾妻子琼·彼得斯。休斯觉得盖伊连这样的工作都干不好，当彼得斯提出离婚起诉时，休斯怪盖伊没有尽好职责。但是休斯却绝不敢开除盖伊，因为盖伊知道一些我都不知道的事情——休斯生理上和心理上已糟糕到了什么程度。在拉斯维加斯时休斯本是可以开除掉盖伊的，可盖伊雇佣的那伙人对盖伊忠心耿耿，不断给盖伊通风报信。

我知道盖伊嫉妒我同休斯的关系，嫉妒休斯授予我的权力，我也充分意识到了盖伊的野心。但是我却低估了他。我想到了盖伊为了破坏我同休斯的关系而可能使用的种种挑拨离间之计，但我却万万没料到他会来这么一手。

早在几个月前我就应该发现事情有些不大对劲。休斯和我之间的关系紧张了起来。我俩以前当然也有争吵。休斯和我都有些固执，他说这叫作物以类聚。但是我俩也都知道什么事情值得吵上一架，知道如何掌握火候，知道吵到什么程度不致耽误解决问题。

然而，1970年初休斯发生了变化。他不再满足于深居简出的生活，他越来越神经兮兮。他不再就重大问题同我争吵，而是尽找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和我闹个不休。而这些小事情的争吵变得越来越难收场。休斯会忽然接二连三地给我传纸条，询问我一举一动的细节：为什么我用私人飞机用得那么勤？为什么我在他拥有的饭店里邀请柯克·柯科里安之流与

^① 《大卫·科波菲尔》中的阴谋家。——译者注

他争赌场生意的亿万富翁参加晚宴？为什么我把自己的钱投在了不属于休斯集团的项目中？

我对他说，答案不是明摆着嘛！我使用飞机，那是因为我得迅速从一个地方赶往另一个地方，我得去管理他的业务。我邀请柯克里安、德尔·韦布及其他赌场和饭店老板参加晚宴，那是出于礼貌，礼尚往来嘛！他们也邀请过我参加他们的晚宴，而且还是把我当作休斯的代表邀请的。至于我本人的投资问题，休斯自己也清楚，这类投资从未影响我为他忠心工作。事实上，我在经济事宜上从来都是先公后己的，我绞尽脑汁为休斯帝国增砖添瓦，往往是苦干了一天一宿后，在深夜两点钟才考虑一下自己的经济问题。只是因为我无法在休斯企业中投资（他把持着他所有公司的全部股份），我才只好在不属于休斯的项目中投资。

然而，只要我们的交流渠道保持畅通，我就有办法把握局势。休斯每次质问，我都可以解释清楚，使他明白他的质问是没有道理的。即使如此，休斯的突然不悦也是够让人心烦意乱的，我知道是谁在背后捣鬼：比尔·盖伊。

休斯称盖伊和他那一伙人为“好莱坞帮”，因为盖伊是加州好莱坞金合欢街 7000 号旧休斯大厦中。他们这伙人总是千方百计破坏休斯对我的信任，这一点休斯曾经告诉过我。

有一回盖伊挑拨得我和休斯在电话中又大吵了一番，休斯说：“鲍勃^①，这帮坏蛋就是这样破坏咱俩的关系，我绝不能让他们得逞！”然而，我同休斯关系的日益紧张不是风雨欲来的唯一征候，我惊奇地发现，比尔·盖伊同休斯的法律总顾问切斯特·戴维斯结成了一个新同盟。

你简直无法找到天底下有像比尔·盖伊同切斯特·戴维斯

① 罗伯特的昵称。——译者注

这样两个如此不同的人。盖伊是个古板的摩门教徒，一副娘娘腔，滴酒不沾，并总是吹嘘自己如何如何遵守戒律。而戴维斯则无论是外形还是举止都像个休假的水手，他矮壮矮壮，肌肉发达，不管面前的是男人还是女人，他的满嘴脏话都滔滔不绝。

我因 1961 年休斯同环球航空公司打官司的事与切斯特·戴维斯产生了矛盾。环球航空公司状告休斯在管理上，要求休斯赔款 1.3 亿美元。我在华盛顿的朋友们（其中包括后来在约翰逊政府当国防部长的克拉克·克利夫德）都认为，我只有把戴维斯给开除，才能使此案得到转机。戴维斯得罪人太多了。然而，当我照克利夫德说的做时，戴维斯却已与盖伊结成了同盟。1970 年 11 月初，我准备开除戴维斯，他俩就联合起来报复我，把我排挤出了环球航空公司的案子，并说这是休斯本人的命令。

一般来说，他们这样做我并不害怕。我本可以像往常一样，给休斯打个电话，把事情说清楚。但是当时的形势却不太妙——我已一个半月没有与休斯通电话了。

在这一个半月里，日常照料休斯的那个小集团总对我说老板病得很重，无法同人说话，甚至也不能同我说话。费克斯医生我是信得过的，他也证实说休斯长期失血，一天到晚总是睡觉。

两个月前休斯曾取消了我的一次欧洲之行。我的二儿子罗伯特要去德国上学，我答应妻子伊维特与她一起去送孩子。但是休斯横加干涉，要我留在拉斯维加斯，以应付“突发性事件”。在这之后，我就再没听到老爷子的指示了。

与他失去联系是极为要命的。我知道，只要我能同他通话，我就能缓和我们之间的紧张关系，把环球航空公司、戴维斯等等问题都解释清楚。过去就是这样。但是现在，一切联

络都中断了。我束手无策。

很长时间以来，我总有一种萦绕于怀的幻觉。我想象着自己走进沙漠饭店的大堂，衣着同平时一样，只不过西服里面藏着一支我在联邦调查局时使用的左轮手枪——这支枪现在仍归我所有，枪套仍然像我们当特工时那样挂在右臂——这样好拔枪。

我想象着自己走过大堂，也没有休斯的侍从们打电话，就直奔电梯。休斯居住的第九层必须有一把特殊的钥匙才能打开电梯门。有钥匙的只有不多的几个人：杰克·胡珀、霍华德的随从们……以及我本人。

这种幻觉每次都是一个样：我径直走入第九层，走过保安人员，顺着走廊向休斯作为卧室的那个神秘套间走去。我撩开外衣，露出手枪，我感觉到休斯门外的侍从们都看见了它。我并不想使用这支枪，不过我想让每个人都知道我带着枪，以防万一。

我露了一下手枪之后，推开侍从们，走进休斯本人那神圣的病房，这间房子除了伺候他吃饭、洗澡等生活需要的贴身侍从外，谁都不准进入。我在屋里发现……

一片空白。

幻想每次都在此结束。对于休斯的身体状况，我本人有一种恐惧。后来我才知道，休斯的身体状况比我想象的还要坏得多。但是在幻想中，我却从不知道自己发现了什么。

我只知道，休斯极为关注自己的安全，如果我敢这样闯进去的话，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他一定会与我永远断绝关系。所以，我从未贸然闯上过电梯，从未推开过休斯的侍从们，也从未闯进过他那离群索居的世界，与他直接面对。

现在已经太晚了。正如杰克·胡珀所说的：老爷子不见了。

我刚放下杰克的电话，便开始马上寻找休斯。我顾不上家人和客人，整个感恩节都抱着电话，给凡是与休斯有点关系的人打电话，查看所有休斯有可能去的地方。我们给休斯的前妻琼·彼得斯租过两处房子，现在这两处房子都空着，休斯可以去其中的任何一处。拉斯维加斯郊区还有我们新近买下的克虏伯牧场。此外，拉斯维加斯的每一家医院也都得一一反复查问。

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我还得想方设法别让新闻界知道休斯失踪的事。这简直就像是螳臂挡车，但是我决心挡到底。千万不能把事情张扬开，至少目前不能。我所担心的不仅仅是休斯帝国的安危，我更担心休斯本人的安全。

这个时代充满了暴力，暗杀和暴乱此起彼伏。肯尼迪兄弟之死，马丁·路德·金惨遭毒手，以及沃茨、芝加哥和底特律等地的骚乱，这一切都表现着一种让我们不寒而慄的暴力倾向。激进分子有一句口头禅，叫作“猪猡”。我知道他们所说的猪猡不仅指的是警察。他们也指的是整个统治阶层：富有和有权有势者。他们指的是霍华德·休斯这样的人。

这个晚上我所要对付的也不仅仅是激进分子。50年代初曾有一些人想敲诈休斯，我把他们给摆平了。几年前大明星费兰克·西纳特拉的儿子在南太浩湖遭绑架。绑票者给费兰克打来电话，要求一笔巨额赎金。我不由得想到休斯也有可能遇到这种事情，也许过不了几个小时，我就会接到一个匿名电话，要我把100万美元、500万美元或者1000万美元扔在内华达州某个偏僻的公路上。

我也意识到，老爷子失踪也许与激进分子毫无关系，与敲诈也毫无关系。这也有可能是内部人干的，目的是切断我同